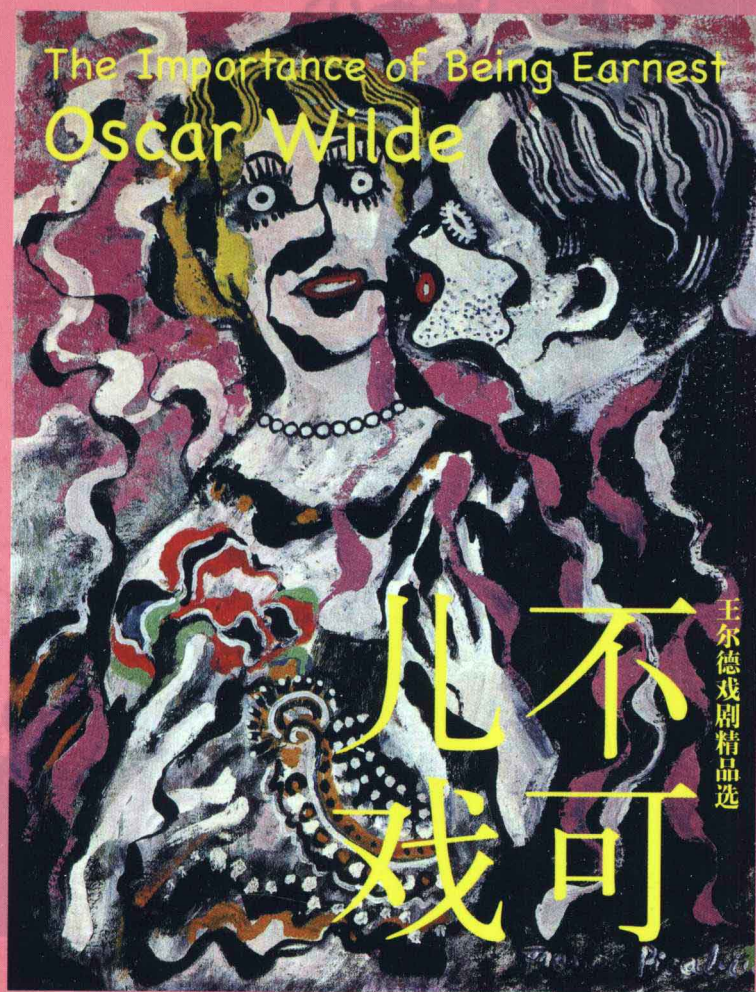




「英」奥斯卡·王尔德著

王振译

快乐是给美丽肉体的，
但痛苦是给美丽灵魂的。



王尔德戏剧精品选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不可儿戏

王尔德戏剧精品选

〔英〕奥斯卡·王尔德 著
王振 译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Oscar Wilde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儿戏：王尔德戏剧精品选 / (英) 王尔德(Wilde, O.) 著；王振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12-3557-2

I. ①不…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剧本—作品集
—英国—近代 IV. ①I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9987号

不可儿戏：王尔德戏剧精品选

著 者：(英) 王尔德

译 者：王 振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高 迟 梁永春

封面设计：韩 捷

责任校对：傅泉泽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2（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 shayingfeng@126.com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160千字

印 张：14.75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3557-2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代译序

翻译的不可儿戏

尽管我读过很多翻译作品，但是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译序这种东西。因此，当要提笔之时，以至于茫然无措，急忙求助于百度，按照道理来说，一篇中规中矩的译序，主要的内容无非是作品简介，但是我思虑再三：王尔德的作品并非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很多中国读者对其熟悉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这个译者，因此我觉得着实没有画蛇添足的必要了。

对于任何一个译者而言，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有些惶恐的心情，尤其是面对一部经典的作品，或是一个经典的译本，从事这样的翻译工作，无疑是要惶恐之至了。翻译时惶恐，翻译后更是惶恐，惶恐被广大网友在豆瓣上吐槽一番，当然更为惶恐的是被网友视为浮云了。

关于翻译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神话，一个是巴别塔神话，一个是赫尔墨斯神话。前者是说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建造巴别塔，重回伊甸园，而变乱了人类口音，自此人类社会便有了翻译这个职业。译者毕竟不是上帝，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神力，想要实现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等交换，其难度显然不会亚于重建一个巴别塔。后者是说古希腊的神明与人类所使用的并不是同一种语言，神谕一般由赫尔墨斯传递给人类，赫尔墨斯无疑就是一位神的翻译，或者说是翻译之神。对于巴别塔的神话，我并不是十分青睐，因为这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故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使用相同的语言，可能会少很多误解和纷争。对于后者，我倒是

十分偏爱的，因为让译者充满了一种神性。神话不只是一个故事，其背后隐藏着许多宝贵的智慧。对于巴别塔，我倒没有特别有趣的看法，而对于赫尔墨斯，我倒是一直存有疑问。赫尔墨斯也是一位神，在传递宙斯旨意的时候，他代表的是宙斯，还是他自己呢？他使用人类的语言去表述宙斯的旨意又是否准确呢？两种语言之间是否完全对等呢？赫尔墨斯又是否完全领会了宙斯的最高指示呢？或者在某种程度而言，赫尔墨斯在传递神谕的过程中，僭越了宙斯的地位，他成了最高的神。

余光中先生的译本，我反复揣摩了很多遍，这无疑是一个经典的译本，翻译理论界对这个译本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坦率地说，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个伟大的作者是不可复制的，同样一个伟大的译者也是不可复制的。所谓的翻译标准，或是翻译技术，只能够满足最低限度的翻译，即便是英国的剑桥大学，也没有机会培养出万古流芳的莎士比亚。因此，任何翻译理论只是对某个翻译行为的描述，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余光中先生的译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典，在于其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他的品位决定了译本的品位，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读余光中先生翻译的《不可儿戏》是在读余光中的作品，而不是在读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正如赫尔墨斯替代了宙斯，宙斯永远也没有到场过。同样，当读者在阅读我的译本时，也并不是在阅读王尔德的作品，而是在阅读我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王尔德的作品从来就没有以中文的形式到场过。

或许读者对我的这种观点会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否定态度，有人会觉得我的观点很荒谬，甚至是离经叛道的。中国翻译界一直奉献的翻译标准是“信、达、雅”，但是纵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赫胥黎的作品，而不是一个严复的作品呢？当然，任何文本都是具有可重复性的，其可重复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能够翻译出的部分，

而其不可重复的部分，则需要我们去创造，也正是这创造的部分，让其成为了一个新的文本，而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文本。因此，王尔德的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消失了。一个成功的译者，并不是原作者的追随者，而是一个新的作者，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重新演绎这个文本，原本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一个剧本、一个框架，而灵魂的东西，需要译者自己去发现，去创造，去填充。

戏剧作品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与纯文学不同，其更多的要考虑到空间与时间。在翻译的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幻想各种各样的场景，以及人物的表情，揣摩人物的心态，甚至要模仿人物说话的语气，以及说话的速度，在语言的使用上做到精炼、生动、富有情趣。余光中先生的译本为所有从事戏剧翻译的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翻译智慧。我觉得通过这次翻译，我学到了很多東西，思考了一些从未思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思想的问题，都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没有翻译，也就没有思考。因此，建议更多的读者尝试去翻译自己喜爱的作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本。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也考虑到准确性的问题，但是我始终认为，准确性对于文本中的可重复部分是有意义的，对于那些不可重复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在《不可儿戏》这部作品中，有很多语气助词，比如“*Oh*”，“*yes*”，“*Well*”等等，如果简单地翻译成“啊！”，“是的”，“好的”，的确满足了准确性的要求，但是，如果在不同的语境中，采用相同的译法，无疑会显得十分机械僵硬，因此我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了处理，至于效果如何，我想最终的评价权在读者，当然也欢迎专业人士提出批评。

长期以来，我一直深受法国思想理论的影响，并且从事相关的理论研究，因此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我采用的翻译策略是一种解构主义的策略，尤其是在文本差异的部分进行了较为大胆的尝试，我认为这种

尝试是极为有意义的。德里达作为当代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很少有人用他的翻译理论去从事翻译工作，因为他的理论过于激进，对于大多数翻译工作而言是不适用的，但是在文学与哲学方面，我觉得可以进行大胆地尝试。德里达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译者，让译者不再受制于原作者的“主人话语”，译者在面对文本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更为积极主动，当然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无限制的脱离文本，翻译毕竟是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而不是创作。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极为黄金的翻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涌现了无数伟大的翻译家，涌现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翻译作品。为什么文学翻译衰落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学翻译作品失去了兴趣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译者没有从根本上解放自己，没有创造的勇气，自然也不会有创造的能力。反而，根据我的观察，网络字幕组倒是一种极有生命力的翻译全体，也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更为纯粹的翻译目的，以及更为自由的翻译空间，才会显得那么富有生气。直言不讳地说，我在这次翻译的过程中，也借鉴了当下字幕组翻译的一些技巧。

《莎乐美》是王尔德另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从某意义上而言，王尔德就是莎乐美，他们都可以为了追求美而不顾一切，都可以为了占有美而毁灭自身。《莎乐美》这部作品充分地体现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美学思想，这是一种极端纯粹的思想，一种纯粹到恐怖，纯粹到疯癫的作品，王尔德想要表现的是一种极致的美，这种美是超越一切的，超越灵魂和生命。对于王尔德而言，这种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赎，死亡并不可怕，失去美才是可怕的。《莎乐美》在国内也有很多个译本，其中不乏经典，我只读过孙法理先生的译本，孙先生长年从事外语教学工作，在翻译上又颇多建树，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翻译家。我第一次读他的译本，距今已经二十余载，坦率地说，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是一事无成的，能够有幸翻译这样一部著作，真是万幸之中的万幸，因此我要感谢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给予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理论工作者一次和读者对话的机会，给予我高度的信任，让我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在此深表谢意。孙法理先生的译本是极好的，但是长期以来我总是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想要的译本，当然很多译本都不是我想要的译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希望能够重新翻译一下，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翻译的权利，因为所有的文本都是对读者开放的，写作是任何一个人的自由，而不是某个人的特权，读者不必被作者所约束，同样更不用被译者所约束，我毕竟不是赫尔墨斯神，我向读者传递的也不是神谕，因此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反叛我的译本，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提出一个新的译本。

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仍旧不清楚，序言应该如何写，我究竟应该告诉读者一些什么，但是我很真诚地告诉任何一个阅读此书的读者，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充满了一种真诚，因为翻译是不可儿戏的事情。

王 振

2012年9月6日

目录
CONCENTS

代译序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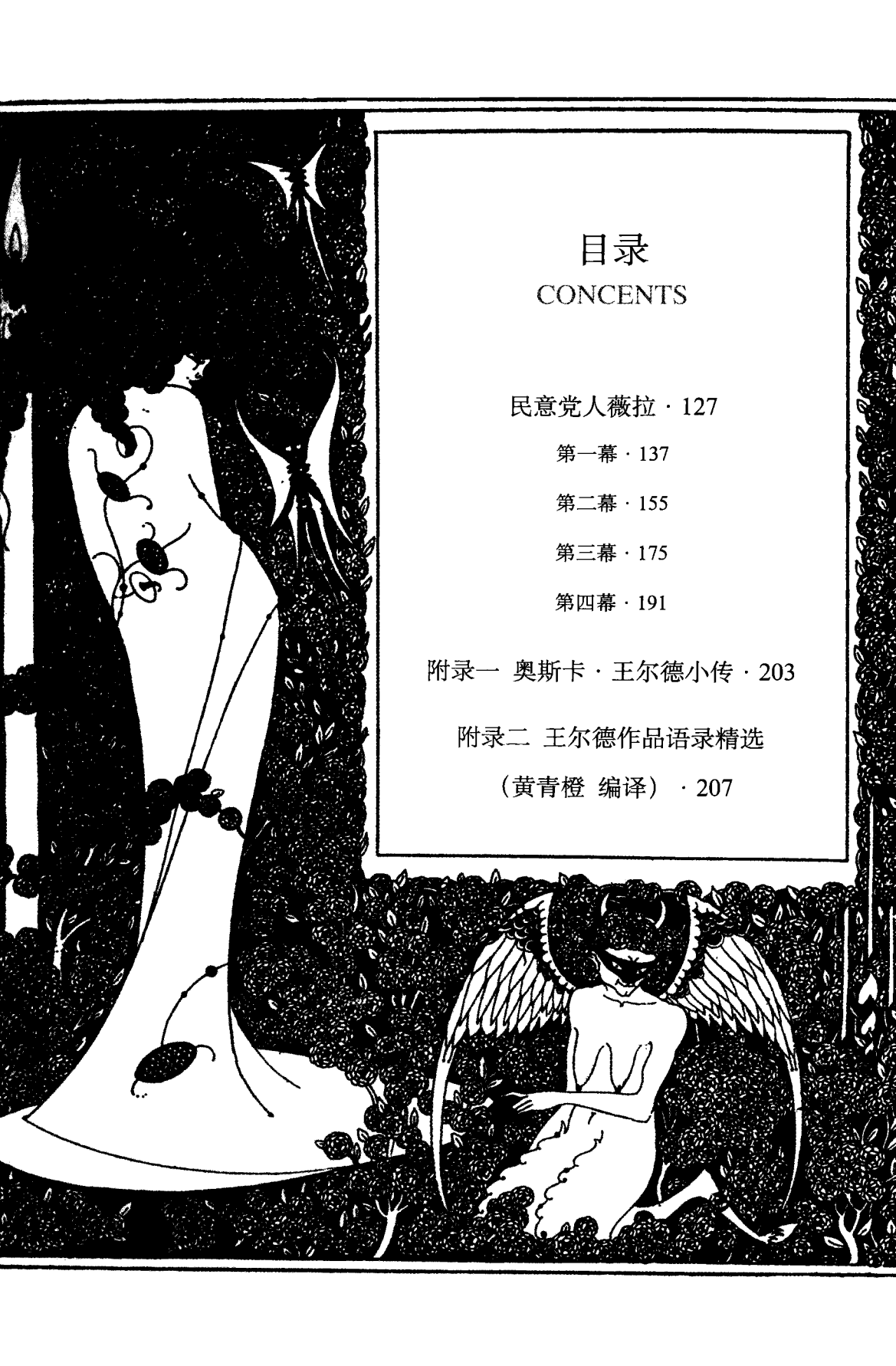
不可儿戏 · 1

第一幕 · 3

第二幕 · 31

第三幕 · 65

莎乐美 · 83



目录

CONCENTS

民意党人薇拉 · 127

第一幕 · 137

第二幕 · 155

第三幕 · 175

第四幕 · 191

附录一 奥斯卡 · 王尔德小传 · 203

附录二 王尔德作品语录精选

(黄青橙 编译) · 207

不可儿戏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喜剧)

剧中人物

约翰·沃森 (谎称自己为任真, 小名杰克)

阿尔杰农·蒙克利夫 (常年居住在伦敦的文艺青年)

石牧师

梅里曼 (庄园管家)

莱恩 (阿尔杰农的男佣)

布夫人 (阿尔杰农的姨妈, 格温多琳的母亲)

格温多琳 (阿尔杰农的表妹, 约翰·沃森的恋人)

塞斯莉 (约翰·沃森的被监护人, 阿尔杰农的恋人)

普利森小姐 (塞斯莉的家庭教师, 超龄剩女)

本剧场景

第一幕: 阿尔杰农的公寓, 伦敦西区半月街。

第二幕: 沃顿庄园的花园。

第三幕: 沃顿庄园的客厅。

时间: 当代

第一幕

场景：伦敦西区半月街，阿尔杰农公寓的起居室，室内家具优雅华丽，毗邻的房间内传出阵阵琴声。（莱恩正在准备下午茶，琴声过后，阿尔杰农上场。）

阿尔杰农：莱恩，你听到我刚弹的那首曲子了吗？

莱恩：先生，我不想打扰您的雅兴。

阿尔杰农：我真为你感到遗憾。我弹得的确不太准确，弹得准那是谁能做的事情，但是我弹得很有表现力。说到弹琴，我擅长随性发挥，至于生活，我向来循规蹈矩。

莱恩：的确，先生。

阿尔杰农：既然谈到了生活的规矩，布夫人的黄瓜三明治你做好了吗？

莱恩：做好了，先生。（递上一盘黄瓜三明治）

阿尔杰农：（装模作样看了一眼，拿起两片，坐在沙发上吃了起来。）莱恩，我正好想起一件事，顺便问一下。我看见账簿上记着：上个礼拜四，萧公爵和沃森先生来这吃饭，一共喝掉了八瓶香槟。

莱恩：没错，先生；八瓶外加一品脱。

阿尔杰农：为什么单身汉的佣人喝的都是香槟呢？我不过是打听一下。

莱恩：当然是香槟太好喝的缘故，不过在已婚家庭里，别指望能看到一线品牌的香槟。

阿尔杰农：上帝！难道结婚是如此令人不堪的吗？

莱恩：我觉得应该是件不错的事情。不过，目前为止，我对其所知甚少。我年轻时结过一次婚，不过结得有点稀里糊涂。

阿尔杰农：（乏味地说道）莱恩，我居然不知自己会对你的家庭生活如此感兴趣。

莱恩：的确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我也从来没把它当回事。

阿尔杰农：这是自然的，我也这么认为。莱恩，你可以下去了。

莱恩：是的，先生。

（莱恩退场）

阿尔杰农：莱恩也太不把婚姻当回事了。的确，如果底层阶级的人在结婚这件事上都不能做出点样子，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用？这些人看起来真是毫无责任感。

（莱恩上场）

莱恩：沃森先生来访。

（杰克上场，莱恩下场）

阿尔杰农：任真老兄，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杰克：当然是为了轻松轻松啦！大老远跑到这还能干吗呀？
阿吉老兄，你的胃口倒是一点没变。

阿尔杰农：（淡淡地说道）下午茶不过是上流社会的公序良俗而已，自从上周四一别，你都去哪儿逍遥了？

杰克：（坐在沙发上）回老家了。

阿尔杰农：啥事要回老家？

杰克：（脱下手套）进城是为了给自己谋点福利，回老家当然是去造福一方了。那实在是挺烦人的事情。

阿尔杰农：你都造福了哪些人？

杰克：（随意地说道）当然是邻居们啦。

阿尔杰农：你在希罗普郡也有关系好的邻居？

杰克：糟糕透了！我跟他们从来不说话。

阿尔杰农：看来，你对他们的福，造得真是不浅啊！（拿了两片三明治吃了起来）你老家是在希罗普郡，没错吧？

杰克：嗯？希罗普郡？当然是的啦！怎么有那么多茶杯？那么多黄瓜三明治？年纪轻轻的，为啥要这么奢侈呢？是有人要来喝下午茶吗？

阿尔杰农：没你说的那么夸张，不过是欧姨妈和格温多琳要来。

杰克：那真是太好了！

阿尔杰农：是很好，不过欧姨妈不赞成你在这儿。

杰克：可以告诉我原因吗？

阿尔杰农：老兄，看看你和格温多琳两个人相互调情时的那副德行就知道了。

杰克：我们是在恋爱，我可是特地来向她求婚的。

阿尔杰农：难道你不是来玩的吗？我一直把求婚叫做正事。

杰克：你这人真不懂浪漫！

阿尔杰农：求婚有啥浪漫的，我真看不出来。恋爱固然浪漫，一旦求婚，浪漫便荡然无存了。求婚可能存在变数，但是通

常都会得手，一旦得了手，兴奋头就过了。浪漫的精华全在于捉摸不定。如果哪天我要是结了婚，我一定要当没这回事儿。

杰克：阿吉老兄，我信你说的话。离婚法庭是专为那些记性不太好的人设立的。

阿尔杰农：呵呵，操心也是白操心，离不离婚都是天说了算的。（杰克伸手去拿三明治，阿尔杰农立刻阻止。）这些三明治可不是为您老人家准备的，欧姨妈就快要来了。（阿尔杰农边说边吃了一块。）

杰克：话虽如此，你的嘴巴一刻也没有闲着啊。

阿尔杰农：一码事归一码事，她可是我的姨妈。（从下抽出一个盘子）这里有些黄油和面包，是为格温多琳准备的，都是格温多琳的最爱。

杰克：（自说自话地吃了起来。）味道真不错。

阿尔杰农：老兄，你准备把盘子都吃下去吗？你还没有和她结婚呢，别不把自己当外人。再说，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戏。

杰克：你凭什么这么说？

阿尔杰农：听着，首先女孩子们不会跟和她们调情的人结婚，女孩子们都觉得调情不是什么好事。

杰克：真是胡扯！

阿尔杰农：我才没有胡扯呢。我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看看千千万万的单身汉，就知道我所言非虚了。其次，我不同意她嫁给你。

杰克：你不同意？

阿尔杰农：老兄，格温多琳是我的表妹，想让我同意，你得先把塞斯莉的事情完完全全地交代清楚。（拉铃）

杰克：塞斯莉！你到底想说什么？阿吉，你提到塞斯莉，到底想干吗？我可不认识什么名叫塞斯莉的女人。

（莱恩上场）

阿尔杰农：去把沃森先生上次吃饭时落在这里的烟盒给我拿来。

莱恩：好的，先生。

（莱恩下场）

杰克：你的意思是我的烟盒一直在你这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都已经报案了，几乎都要重金悬赏了。

阿尔杰农：那好啊，我真希望你能出点赏钱，碰巧本人最近手头有些紧。

杰克：东西都找到了，还谈什么钱啊。

（莱恩端着放有烟盒的盘子上场，阿尔杰农顺势取过烟盒。莱恩下场。）

阿尔杰农：我忍不住要说你，任真兄，你未免也太不够意思了。（打开烟盒，假装仔细检查。）还好，这个烟盒和你没啥关系，我看了里面的题字，这东西压根就不是你的。

杰克：肯定是我的。（走向阿尔杰农）你也不是头一回见我用这个东西。再说，你没有权利看里面写了点什么。私自查看别人的烟盒，实在不是君子所为。

阿尔杰农：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定这种死板的规矩，本来就是很荒谬的事情。何况，如果没有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现代文化起码得缩水一半。

杰克：对此我倒是深有感触的。不过我可不是来跟你讨论现代文化的，这也不是私底下谈的东西，我只不过是想要回我的烟